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話本 – 新刊全相三國志平話 新刊全相三國志平話上

江東吳土蜀地川，曹操英勇占中原。不是三人分天下，來報高祖斬首冤。

【漢帝賞春】

昔日南陽鄧州白水村劉秀，字文叔，帝號為漢光武皇帝。光者，為日月之光，照天下之明，武者，是得天下也。此者號為光武，於洛陽建都，在位五載。當日，駕因閑游，至御園。至園內，花木奇異，觀之不足，駕問大臣：「此花園虧王莽之修。」近臣奏曰：「非乾王莽事，乃是逼迫黎民移買栽接，虧殺東都洛陽之民。光武帝曰：「急令，傳寡人聖旨，來日是三月三日清明節。假之以黃榜，寡人共黎民一處賞花。」

至次日，百姓都在御園內賞花，各占亭館。忽有一書生，白襪角帶，沙帽烏靴，左手攜酒一壺，右手將著瓦鉢一副，背自琴劍書箱，來御園中遊賞。來得晚了些個，都占了亭館，無處坐地。秀才往前行數十步，見株屏風柏，向那綠茸茸莎茵之上，放下酒壺瓦鉢，解下琴劍書箱。秀才坐定，將酒傾在瓦鉢內，一飲而渴。連飲三鉢，撚指卻早酒帶半酣。

一盃竹葉穿心過，兩朵挑花上臉來。

【天差仲相做陰君】

這秀才姓甚名誰。複姓司馬，字仲相。坐間因悶，撫琴一操畢，揭起書箱，取出一卷文書展開。看至亡秦南修五嶺，北築長城，東填大海，西建阿房，坑儒焚書。仲相觀之，大怒不止，毀罵始皇：「無道之君。若是仲相為君，豈不交天下黎民快樂。」又言：「始皇逼得人民十死八九，亦無埋殮，熏觸天地。天公也有見不到處，卻教始皇為君。今南畏瑯琊反了項籍，北有徐州豐沛劉三起義，天下刀兵忽起。軍受帶甲之勞，民遭塗炭之苦。」才然道罷，向那荼蘼架邊，壓地轉過錦衣花帽五十餘人。當頭兩行八人，紫袍金帶，象簡烏靴。未知官大小，懸帶紫金魚：「臣奉玉皇敕，交陛下受者六般大禮。」見一人托定金鳳盤，內放著六般物件是，平天冠，袞龍服，無憂履，白玉圭，玉束帶，誓劍。仲相見言，盡皆受了。即時穿畢，坐定，手執白玉圭。

八人奏曰：「這裡不是駕坐處。」道罷，向那五十花帽人中，壓地抬過龍鳳轎子在當面放下：「請陛下上轎。」仲相綽起黃袍，上轎子端然而坐。

八人分在兩壁前引，後五十花帽圍簞簞簇，任行至琉璃殿一座：「請我王下轎子上殿。」見九龍金椅，仲相上椅端坐，受其山呼萬歲畢，八人奏曰：「陛下知王莽之罪。藥酒鳩殺平帝，誅了子嬰，害了皇后，淨其宮室。殺了宮娥勿知其數。如此之罪。後建新室，做皇帝，字巨君，在十八年。後有南陽鄧州白水村劉秀起義，破其王莽，復奪天下，把王莽廢了，見在交舍院中。如今光武皇帝即位，宰相兼有二十八宿四斗，侯為將帥輔從。光武是紫微大帝。天無二日，民無二主。我王這裡授其牒，無兵無將，又無智謀，又無縛雞之力。光武若知，領其兵將，拜起元帥，怎生干休。」仲相曰：「卿交寡人怎生。」八人奏曰：「陛下試下九龍椅來，我王向簷底抬頭看，須不是九間長朝殿。」

仲相抬頭，覷見紅漆牌上書著簸箕來大四個金字：「報冤之殿」。仲相低頭尋思半晌，終不曉其意。仲相問：「卿等，朕不知其意。」八人奏曰：「陛下，這裡不是陽間，乃是陰司。適來御園中看亡秦之書，毀罵始皇，怨天地之心。陛下道不得個隨佛上生，隨佛者下生。陛下看堯，舜，禹，湯之民，即合與賞，桀，紂之民，即合誅殺。我王不曉其意，無道之主，有作孽之民，皆是天公之意。毀罵始皇，有怨天公之心。天公交俺宣陛下在報冤殿中，交我王陰陽司為君，斷得陰司無私，交你做陽間天子，斷得不是，貶在陰山背後，永不為人。」仲相言曰：「教朕斷甚公事。」八人奏曰：「陛下可當傳聖旨，自有呈詞告狀人。」依卿所奏，傳其聖旨。」果有一人高叫：「小臣負屈。」手執詞狀一紙。

【仲相斷陰間公事】

仲相觀之。見一人頭頂金盔，身穿金鎖甲，降紅袍，抹綠靴，血流其領，下污其袍，叫屈伸冤不止。帝接文狀於御案上展開看之，乃二百單五年事：「交朕怎生斷。」拂於案下。告狀人言：「小人韓信冤屈。前漢高祖手內淮陰人也。官帶三齊王，有十大功勞，明修棧道，暗渡陳倉，逐項籍烏江自刎。信創立漢朝天下如此大功，高祖全然不想捧轂推輪言誓，詐游雲夢，教呂太后賺信在未央宮，鈍劍而死。臣死冤枉，與臣做主著。」

仲相驚曰：「怎生。」八人奏曰：「陛下，這公事卻早斷不得，如何陽間做得天子。」言未絕，又聽得一人高叫：「小臣也冤屈。」覷見一人披髮紅抹額，身穿柳葉鎧，青袍，抹綠靴，手執文狀，叫屈聲冤。帝問姓名。曰：「姓彭，名越，官授大梁王，漢高祖手內諸侯，共韓信同立漢天下，太平也不用臣，賺將臣身，賺為肉醬，與天下諸侯食之。以此，小臣冤枉。」帝接其狀。

又見一人高聲叫屈，手執文狀。帝見一人，帶狼狽猛腦，龍鱗嵌青戰袍，抹綠靴。帝問姓名，布曰：「臣是漢高祖之臣，姓英名布，官封九江王。臣共韓信，彭越三人，創立漢天下一十二帝二百餘年。如此大功，太平也不用臣。高祖執謀背反，俺三人賺入宮中，害其性命。有此冤屈，陛下與臣等三人做主。」

帝大怒，問八人：「漢高祖在何處。」八人奏曰：「我王當傳宣詔。」帝曰：「依卿所奏。」八人傳聖旨宣，漢高祖不移時宣至階下，俯伏在地。帝問高祖：「三人狀告皆同。韓信，彭越，英布立起漢朝天下。執謀三人道反，害其性命，是何道理。」高祖奏曰：「雲夢山有萬千之景，游翫去來，呂后權國。三人並不知反與不反。乞宣太后，便見端的。」

宣至太后，殿下山呼畢，帝問太后：「你權國，執謀三人造反，故殺功臣，爾當何罪。」太后看住高祖曰：「陛下，爾為君，掌握山河社稷。子童奏陛下『今日太平也，何不歡樂。』高祖聖旨言，『卿不知就裡之事。霸王有暗哨嗚咤咤之聲。三人逼到烏江自刎。三人如睡虎，若覺來，寡人奈何。寡人去游雲夢，交子童權為皇帝，把三人賺入宮中，害其性命。』今陛下何不承認，推及賤妾。」帝問高祖：「三人不反，故害性命，何不招伏。」呂后奏曰：「陛下，非是子童之言，更有照明。」帝曰：「照明者是誰。」姓蒯名徹，字通。陛下宣至，便見端的。」

宣蒯文通至殿下。臣禮畢。帝曰：「三人是反是不反。爾為證見。」文通奏曰：「有詩為證。【詩曰】

可惜淮陰侯，能分高祖憂。

三秦如席捲，燕趙一齊休。

夜偃沙囊水，晝斬盜臣頭。

高祖無正定，呂后斬諸侯。

各人取訖招伏，寫表聞奏天公。天公即差金甲神人費賚擎天佛牒，玉皇敕道：「與仲相記，漢高祖負其功臣，卻交三人分其漢朝天下。交韓信分中原為曹操，交彭越為蜀川劉備，交英布分江東長沙吳王為孫權，交漢高祖生許昌為獻帝，呂后為伏皇后。交曹操占得天時，囚其獻帝，殺伏皇后報讎。江東孫權占得地利，十山九水。蜀川劉備占得人和。劉備索取關，張之勇。卻無謀略之人，交蒯通生濟州，為瑯琊郡複姓諸葛，名亮，字孔明，道號臥龍先生，於南陽鄧州臥龍岡上建庵居住。此處是君臣聚會之處，共立天下，往西川益州建都為皇帝，約五十餘年。交仲相生在陽間，複姓司馬，字仲達，三國併收，獨霸天下。」天公斷畢。

【孫學究得天書】

話分兩說，今漢靈帝即位，當年銅鐵皆鳴。駕問大臣：「從前古往，有如此之事。宰相皇甫嵩出班奏曰：「自從盤古至今，此享兩次。昔日春秋齊王天子即位，銅鐵皆鳴三晝夜。齊王問大臣，『銅鐵鳴，主何吉凶。』問三次，大臣無語。齊王大怒，宣上大

夫再卿，『你為上大夫，如何不解此事。與卿三日限，須要見吉凶。』齊王不朝三日，再卿歸宅，悶悶不悅。有門館先生見再卿大夫面帶憂容，遂問『大夫因何不樂。』有大夫道，『先生不知，今天下銅鐵皆鳴。有君王問我，主何吉凶，我委實不知。齊王與我三日限，不然責罪。』先生曰，『此事小可。』大夫曰，『先生知得，有官重賞。此事吉凶若何。』先生曰，『不主吉凶，只主山摧。』『如何見得。』先生曰，『銅鐵者山之子孫也，山者乃銅鐵之祖也。』再大夫得其意，即時入朝奏齊王。齊王設朝，再大夫出班奏曰，『銅鐵皆鳴，不主吉凶。』王問如何，奏曰，『主山摧。』帝問，『卿怎知。』奏曰，『銅鐵者乃山之子孫，山者銅鐵之祖也已。無吉凶。』齊王大喜，加再卿官職，子子孫孫不斷。奏畢，不過數日，華山摧其一峰。陛下，此事無吉凶。」道罷。有鄆州表章至，有太山腳下搗一穴地，約車輪大，不知深淺。差一使命，探其吉凶。

話分兩說。約離地穴有一山莊，乃是孫太公莊。太公生二子，長子為農，次子讀書，將為孫學究。忽患癩疾，有發皆落，遍身膿血不止，熏觸父母。以此，於莊後百十步，蓋一茅庵，獨居，妻子每日送飯。

當日早晨，有妻子送飯，時春三月間，到於庵門，見學究疾病，不忍見之，手掩口鼻，斜身與學究飯喫。學究嘆曰：「妻子活時同室，死後同槨，妻兒生自嫌我，何況他人。我活得一日，待如何。」道罷，妻子去訖。

學究尋思，不如尋個死處。取那常拄的病拐，腳踏膿血之鞋，離庵正北約數十步，見地穴，放下病拐，脫下鞋，望著地穴便跳。穴中便似有人托著。倒於地下，昏迷不省。多時忽醒，開目望直上，見一點兒青天。學究道：「當時待覓個死來，誰知不死。」

移時黑暗，卻見正北有明處，遂往明處行約十餘步，見白玉拄杖一條，用手去拿，卻是一門縫。用肩推開洞門，如同白日相似。見一石席，坐氣歇，多時，身困，臥於石席上睡著。忽然舒身，腳蹬軟忽一塊。學究驚起見甚來。不爭學究到此處，單注著漢家四百年天下合休也。

學究見一條巨蟒，呆粗細做一塊，約高三尺。即時，巨蟒走入洞去，學究隨蟒入洞，不見其蟒，卻見一石匣，學究用手揭起匣蓋，見有文書一卷，取出看罷，即是醫治四百四病之書，不用神農八般八草，也不修合炮煉，也不為丸散，也不用引子送下，每一面上有治法，諸般症候，咒水一盞喫了便可。看到風疾處，元來此法便是醫學究病疾名方。學究見了，喜氣盈腮，收得天書，便出洞門石席上坐。

【黃巾叛】

話分兩說。學究妻子又來送飯，不見學究，回來告與公。公得知，即時將引長子等去尋，行至地穴邊，見病拐一條，膿血之鞋，父母兄長妻子，皆繞地穴悲哭多時，卻聽得地穴內有人叫喚。遂取繩子懸枝放下穴中，救出學究來到穴上，父子相見大慟。泣罷，學究道：「父親休煩惱，我得一卷天書，單醫我這病症。」即時同歸莊上，取淨水一盞，咒了，嚥在腹中，風疾即癒，毛髮皮膚復舊。自後不論遠近，皆來求醫，無不癒者。送獻錢物約二萬余貫。度徒弟約送五百餘人。

內有一人，姓張名角，當日告辭師父：「奈家中有一老母年邁，乞假侍母。」學究曰：「你去時，與你名方一卷，不來也不妨。」學究吩咐張角名方：「醫治天下患疾，並休要人錢物。依我言語者。」

張角辭了師父歸家，遇經過處治病無不痊，可並不要錢物。張角言：「如醫可者，少壯男子跟我為徒弟，老者休要。」張角游四方，度徒弟約十萬有餘，寫其名姓，鄉貫，年甲，月日，生時。「若我要你用度，有文字到時，火速前來。但有徒弟，都依省會，如文字到，有不來者，絕死，如不隨我者，禍事臨身。」

忽有一日，黃巾反漢，其張角文字，遍行天下。不數日，徒眾皆至揚州廣寧郡東三十里張家莊。張角姑表三人，於此莊上聚眾，皆齊呼：「二弟將過來者。」二弟提四袍在面前解開，都是黃巾，散與眾人。都色帶上黃巾。張角省諭省眾人：「今日漢朝天下合休也，我合興也。若我有日為君，您每大者封王，次者封侯，小者封刺史。」省會罷，都無衣甲器仗，先都軟纏，手持木#棍棒。為首者張角等三人，遂引引十萬壯士，先取揚州，就衣甲弓刀鞍馬器械。當日起軍，從揚州廣寧郡為頭，逢一村收一村，逢一縣收一縣，收訖州府不知其數。隨到處，竭家盡起，不從者，殺伐討虜。漢家天下，三停占了二停，黃巾併聚三十六萬。

話分兩說。當日漢靈帝設朝，聚大臣議曰：「今黃巾賊併聚三十六萬，如之奈何。」有皇甫嵩出班奏曰：「臣啟陛下，依臣三件事，黃巾賊自滅也。」帝問：「甚三件事。」奏曰：「第一件事，天下遍行詔赦，若有凶徒謀反，聚集山林，打劫城池。第二件，殺害命官，討虜倉庫，傷害黎民。第三件，如自願取了黃巾，便為國家良民，如不去黃巾，全家誅殺。」帝：「依卿所奏，赦書到日，盡行赦免。」又奏：「今漢朝兵微將寡，黃巾浩大，不能破得。陛下可詔天下義軍，高官重賞。可拜一元帥，將空頭宣誥，重賞三軍。重賞之下，必有勇夫。」帝曰：「誰可為元帥。」奏曰：「若有人為元帥者，便掛印，若無人，小臣親去。」帝曰：「卿便掛印。」吩咐空宣誥，珍寶，將御林軍一十萬。得聖旨：「雖無鑿駕，如朕親行，便宜行事。」皇甫嵩掛了金印，做了元帥，辭帝領兵離朝。話分兩說。

【詩曰】

漢室傾危不可當 黃巾反亂遍東方。
不因賊子胡行事 合顯擎天真棟樑。

【桃園結義】

話說一人，姓關名羽，字雲長，乃平陽蒲州解良人。生得神眉鳳目，虬髯，面如紫玉，身長九尺二寸。喜看『春秋左傳』，觀亂臣賊子傳，便生怒惡。因本縣官員貪財好賄，酷害黎民，將縣令殺了，亡命逃遁，前往涿郡。

不因躲難身漂潑。

怎遇分金重義知。

卻說有一人，姓張名飛，字翼德，乃燕邦涿郡范陽人也。生得豹頭環眼，燕頷虎鬚，身長九尺餘，聲若巨鐘，家豪大富。因在門首閑立，見關公街前過，生得狀貌非俗，衣服襤褸，非是本處人。縱步向前，見關公施禮，關公還禮。

飛問曰：「君子何往。甚州人氏。」關公見飛問，觀飛貌亦非凡，言曰：「念某河東解州人氏。因本縣官虐民不公，吾殺之，不敢鄉中住，故來此處避難。」飛見關公話畢，乃大丈夫之志，遂邀關公於酒肆中。飛叫量酒：「將二百錢酒來。」主人應聲而至，關公見飛非草次之人，說話言談，便氣和酒盡，關公欲待還盃，乃身邊無錢，有艱難之意。飛曰：「豈有是理。」再叫主人將酒來。二人把盃相勸，言語相投，有如契舊。正是

龍虎相逢日。君臣慶會時。

說起一人，姓劉名備，字玄德，涿州范陽縣人氏，乃漢景帝十七代賢孫，中山靖王劉勝之後。生得龍準鳳目，禹背湯肩，身長七尺五寸，垂手過膝，語言喜怒，不形於色，好結英豪。少孤，與母織席編履為生。舍東南角籬上，有一桑樹，生高五丈餘，進望見重重，如小車蓋。往來者皆怪此樹非凡，必出貴人。玄德少時，與家中諸小兒戲於樹下：「吾為天子，此長朝殿也。」其叔父劉德然見玄德發此語曰：「汝勿語戲吾門。」德然父元起，起妻曰：「他自一家，趕離門戶。」元起曰：「吾家中有此兒，非常人也。汝勿發此語。」年十五，母使行學，事故九江太守盧植處學業。德公不甚樂讀書，好犬馬，美衣服，愛音樂。

當日因販履於市賣訖，也來酒店中買酒喫。關，張二人見德公生得狀貌非俗，有千般說不盡底福氣。關公遂進酒於德公，公見二人狀貌亦非凡喜甚，也不推辭，接盃便飲。飲罷，張飛把盃，德公又接飲罷，飛邀德公同坐。三盃酒罷，三人同宿昔交，便氣合，有張飛言曰：「此處不是咱坐處，二公不棄，就敝宅聊飲一盃。」二公見飛言，便隨飛到宅中。後有一桃園，園內有一小亭，飛遂

邀二公亭上置酒，三人歡飲，飲間，三人各序年甲，德公貴長，關公為次，飛最小。以此，大者為兄，小者為弟，宰白馬祭

天，殺烏牛祭地，不求同日生，只願同日死。三人同行同坐同眠，誓為兄弟。

有德公見漢朝危如累卵，盜賊竄起，黎庶荒荒，嘆曰：「大丈夫生於世，當如此乎。」時時共議，欲救黎民於塗炭之中，解天子倒懸之急，見奸臣竊命，賊子弄權，常有不平之心。

不爭龍虎與仁義。

賊子讓臣睡裡驚。

卻說張飛一日告二兄曰：「今黃巾賊遍州郡，劫掠民財，奪人妻女。倘若賊來，飛雖有家財，不能作主。玄德曰：「似此若何。」飛曰：「咱不若告燕主，招些義兵，便賊來何懼。」玄德並關公言曰：「此舉有理。」即便上馬離家，來見燕主議事。

捩指到燕主階前下馬，被門人攔住。飛曰：「念某特來見主公，有商議的事。」把門人曰：「少待，某報知主公。」把門人至廳前稱：「有一人在衙前，欲與主公有議的事。」燕主曰：「交請來。」飛即隨門吏人到於廳上，燕主賜飛坐。燕主曰：「公有何幹。」飛曰：「今有黃巾賊遍天下，倘若來此都，此中無備，卻不踏碎燕京。」燕主曰：「雖然如此，府庫無錢，倉稟無粟，無甚糧草，養濟軍人，交誰人為興頭目。」飛曰：「某雖有上卜下民，略有些小家財，可贍軍人。」燕主曰：「便招得些義兵，交誰為頭目。」飛曰：「某家有一人，姓劉名備，字玄德，乃中山靖王劉勝之後，其人生的龍準鳳目，耳垂過肩，手垂過膝。可為頭目。」燕主即出令，立起義旗。為首者乃劉玄德，次下關雲長，張翼德，糜芳，簡憲和，孫乾。不滿一月，招的義軍三千五百。

燕主當日共劉備於教場內教演其軍，燕主看時，所軍將，人人有力，個個威雄，燕主甚喜。正門中間有人報曰：「禍事也。」幽郡聚勇與戈甲。反亂黃巾竟死來。

【張飛見黃巾】

燕主言曰：「有何禍事。」答曰：「今有黃巾賊離城百里，來取幽州。」燕主曰：「義軍頭目，如何。」玄德曰：「主公免憂，備願領軍去破黃巾。」道罷，玄德辭了燕主，領所招軍將出城三十里下寨。

玄德坐於帳上問曰：「誰人敢去探賊兵多少。」道一聲未了，有張飛帳前報喏：「飛願自往。」玄德曰：「兄弟去，小心者。」道罷，張飛上馬出寨去。不多時，飛復回，下馬至帳前告曰，今有漢天子差元帥皇甫嵩持詔赦，如有作下罪人招軍買馬，敢破黃巾賊者，便掛先鋒印，若滅了黃巾賊，封官賜賞。告哥哥，咱在此處只一郡之主，不若投漢元帥，與國家出力，東蕩西除，南征北伐，顯功於今，揚名於後。」玄德聽得張飛道罷甚喜，即時引手下人出寨接元帥。

元帥至帳上言曰：「今天子赦你每招義軍之罪。若破了黃巾，即賜高官重賞。」道罷，元帥賜玄德坐，關，張並眾人侍立。元帥觀了玄德，關，張狀貌威雄，大喜。「據此英雄，視黃巾賊如草芥然。」元帥即時教玄德掛了先鋒印。遂差快騎往探黃巾數日。

探事人回言：「賊兵大勢，兗州襲慶府最多，賊軍五十萬在於兩處。兗州有賊軍三十萬，離兗州三十里杏林莊有二頭目，一名張寶，一名張表，領兵二十萬。」元帥交先鋒將領五萬軍去探襲慶府虛實。劉備曰：「不用五萬軍，止用本部三千五百軍」先往任城縣下寨。

元帥大軍隨後亦到任城縣下寨。元帥又問：「諸將誰人再探賊人虛實，招安賊人。」劉備曰：「備為先鋒，願往。」即時吩咐詔赦，劉備擎詔赦，辭了元帥，引本部下軍往任城東門，打跳河

中過去，前去班村，玄德問曰：「這裡離杏林莊遠近。」約一十五里。」玄德問眾軍：「誰可將詔赦往杏林莊招安張表。」道罷，張飛曰：「飛願往。」曰：「爾用軍多少。」飛曰：「不用軍兵，飛獨往將詔赦去杏林莊招安張表。」

張飛一人一騎便出，至杏林莊上，有把門軍卒遮擋不住，直至中軍帳下，立馬橫槍。帳上坐著五十餘人，中間坐著張表，帳下五百餘人觀槍。張表等眾人皆驚。張表問：「甚人，莫非探馬。」張飛曰：「我不是探馬，我是漢元帥手下先鋒軍內一卒。我不為私來，我有皇帝聖旨並詔赦，若有謀反大逆，殺天子命官，盡皆赦免。若投漢者，取其黃巾，打國家旗號，蔭子封妻，高官重賞，如不投者，盡皆誅戮。」

張表聞言大怒，呼左右即下手，眾軍們齊向前來刺張飛。張飛不望，用丈八長槍撮梢兒，把定輪轉動，眾軍不能向前，打折賊軍槍桿勿知其數，寨中賊兵發喊，驚恐自開張飛一騎馬，於賊軍中縱橫來往，無人敢當。賊軍自聞鑼鼓之聲，張表見一入帳下報喏：「大王禍事。」張表問：「怎生禍事。」今有漢先鋒軍分六隊，各領兵五百。金鼓亂鳴，搖旗發喊，奪門撞入寨中。」張表急速領賊兵，一發奔兗州走，漢軍隨後追趕到五十餘里。

玄德收軍往杏林莊下寨。玄德令軍把了寨門，點視諸將，問軍：「趕賊那裡去也。」答曰：「都入兗州城也。有拋棄老小，盡皆殺了。」玄德便申元帥，交奔杏林莊來。元帥見申狀，大喜，即時領軍至杏林莊。劉備接著元帥，共於帳上坐定筵宴。元帥降令，先鋒軍兵並帥府下諸將頭目等，盡皆賞賜。

正延宴間，有一探馬至帳前報喏：「今有張表入兗州，與張寶合兵一處，甚大。」道罷，元帥降令：「誰人敢取兗州。」玄德曰：「劉備願往。」元帥大喜：「據賊兵勢大，寡不敵眾，你多將軍兵去。」備曰：「不用軍多，止將本部下雜虎軍去足矣。」元帥曰：「爾去，在意者。」

【破黃巾】

玄德即時辭了元帥，將詔赦領兵奔兗州來，前離兗州十餘里下寨，玄德曰：「誰人將詔赦招安張表並張寶。」張飛曰：「某願往。」玄德曰：「爾用兵多少。」飛曰：「不用一卒，飛獨自去。」玄德曰：「恐防有失，爾可將取五百軍去。」飛連聲叫：「不用，不用。」玄德曰：「爾少將些軍去。」飛曰：「我招些自願去的軍。如跟我去，得功者子孫永享國祿。」第一聲招得七人七騎，第二聲招得三人三騎，第三聲招得二人二騎，共招得一十二人。飛曰：「足矣。」

張飛領一十二人，擎詔赦前往兗州。到於城下，張飛觀瞻城池，敵樓戰棚，深埋鹿角，開掘壕塹，見城上櫓木砲石極廣，拽起吊橋，放下棧板。張飛在城壕外高聲叫：「城上有甚人，來打話則個。」道罷，一簇軍於城上來打話，問：「爾來的軍卒是誰。」張飛曰：「我是漢元帥手內先鋒將下張飛。」問城上：「爾是誰。」我乃是把兗州頭目張寶。」飛曰：「我今擎漢朝詔赦來，若你投赦，盡皆免罪封職，加官重賞，如不投者，並行誅戮。」張寶聽得大怒，即時便待開門迎之。

張表曰：「不可。表在杏林莊，這漢軍馬直至寨中，眾軍不能抵當，以此杏林莊失了。」張寶曰：「似此怎生。」表曰：「堅閉休出，恐防張飛有計。乞申揚州求救。」張飛城下大叫，城上人無語。張飛大怒，邊城大罵，並無人應。再轉到南門城下高叫：「守門是誰。」又無人應。

張飛見無人應，乃對眾軍道：「咱從為漢軍，鞍不離馬，甲不離軀，枕弓沙印月，臥甲地生鱗，苦徵惡戰，相持廝殺，多少生受來。咱今日就著壕塹之前柳樹甚多，柳陰下卸甲，於壕中澡洗，馬於樹下氣歇。」中間，張飛拍著城上再罵。張表大怒，見張飛城壕澡洗，人馬無備，張表對兄言：「我今不殺這漢，能死不辱。」兄寶曰：「咱軍約迭五十餘萬，將有千員，咱軍十萬為首，縱橫天下無人敢敵。咱把漢朝世界三停占了二停。看看地都屬咱，今日走出張飛來，失了杏林莊一小寨，你卻早有怕懼之心。不論上將下至散軍，如有敢敵張飛者，不問兄長，便賜重賞。」張表曰：「當日天時昏暗，我軍不慣甲馬不被鞍，後有大勢軍來，以此失了杏林莊寨。今有張飛一十二人，張表將了五千軍，必捉了張飛。」張寶曰：「吾弟所言甚當。」

即時領五千軍兵，放下吊橋出城來。張飛見兵出城，一發上馬，坐著衣甲，各執其器，往南便走。前至姚家莊，約離兗州四十餘里。張表後追杏林莊，見一隊軍約一千餘人，為首將是前部先鋒劉備，手提雙股劍，身穿錦征袍，立馬在門旗下叫：「賊軍頭目是誰。」我乃是張表。」玄德見道，兜轉坐下馬，二人便鬥，約二十餘合後，五百軍不覺襲著殿後，為首者簡憲和，殺張表大敗。

張表回軍往兗州便走，後有劉玄德襲著，前有一大林，林中走出一隊軍來，約一千餘人，立馬橫刀，張表急問：「來者是誰。」

「我是漢先鋒手下一卒，關某字雲長。」言曰：「賊將何不下馬受降。」張表大驚，雲長橫刀向前，張表更不敢迎敵，棄斜便走。玄德軍亦趕上，與關公一發將張表軍殺其九分，都無百十餘人，相戰到晚，前至兗州城下，張表急聲高叫開門，後有伏兵，趕之甚急，城上張寶火急開門，張表軍都無五七十人入城。壕塹之外柳林中，張飛埋伏軍一發撞入城去，殺張表軍落水者勿知其數，張飛領百十餘人高叫：「聽斷吊橋索者。」後軍都入城來，寅夜間，張寶，張表又不知漢軍多少，急往北門便走，復奪兗州。

至來日，元帥排筵宴，商議間，有探軍人回報：「敗軍都入廣寧郡。」元帥曰：「來朝先鋒領軍先行，隨後大軍拔寨，都赴揚州。取勝州路，過海州，並漣水，渡淮河，過泰州，西至揚州。先鋒劉備並到約離城一射地下寨。」

卻說張表點軍，不見張寶，死在亂軍中，張角大怒，又見探馬至，報曰：「探得漢軍至近，有先鋒劉備離城一射地下寨。」張角召諸將省會：「來朝大軍須傾城都起，前迎劉備。」

至次日天明，張角領軍出。劉備分軍三隊，關，張二人各將一隊，頭至，兩軍相交，關公襲某殿後，張飛橫肋便撞。劉備教小校高叫：「若賊軍去其黃巾，棄了兵器，便在赦下，如捉住張角者，封為五霸諸侯。」道罷，有元帥軍至，賊人見了，投戈棄甲，取了黃巾，拜降者勿知其數，張角，張表死在亂軍之中。

【得勝班師】

劉備得了揚州，漢元帥領軍入揚州，元帥降令，安撫百姓，秋毫無犯，如違者依軍令，百姓皆喜。元帥降令，自先鋒為首，已下諸將軍卒，來日赴筵宴。

至次日，都赴席。元帥言：「大小眾官，破黃巾賊生受。」各人賜賞畢，寫表申朝，選日回軍。至長安，元帥令眾軍夜東門外下寨。元帥對劉備道：「破黃巾賊功勞，皆玄德也。我今見帝奏破黃巾一事，君王不錯矣。」言劉備曰：「在東門外下寨，等二三日。」

當日，劉備正與諸侯坐間，有一小校來報：「有漢宣使來見先鋒。」劉備見道，慌出宮門迎接。至中軍帳坐定，劉備禮畢，問：「常侍官何來。」「你不識我。我乃是十常侍中一人。」段珪讓道：「俺眾人商議來，玄德公破黃巾賊寇，金珠寶物，多收極廣，你好獻三十萬貫金珠與俺，便交你建節封侯，腰金衣紫。」劉備曰：「但得城池營寨，所得金珠段疋，皆元帥收訖，劉備並無分毫。」段珪聽言，忽然便起，可離數步，回頭覷定劉備，罵：「上桑村乞食餓夫，你有金珠，肯與他人。」張飛大怒，揮拳直至段珪根前。劉備，關公二人扯拽不住，拳中唇，齒綻落，打下牙兩個，滿口流血，段珪掩口而歸。劉備道：「你帶累軍卒也。」

至來日天曉，元帥來請劉備：「表章已奏了帝也，功勞全是你也，吩咐綠袍槐簡，來日朝門外聽聖旨。」

劉備至朝門外約半月不宣，卻見宣詔元帥下諸將，都得官賞赴任。外有劉備，等守一月有餘，並無宣喚。三人至本寨，劉備心悶，目視張飛，一拳打中段珪，讓帶眾軍受苦，尋思罷。雜虎旗軍一齊來告劉備，辭張飛：「眾將見有功不問，無功者賞，不能等守，俺各歸家去。」劉備言曰：「功勞皆是咱軍，無功軍得賞，何況咱軍。漢帝不錯，須是斟量功勞大小，任便更等待三五日。」

來日，劉備又去朝門外聽聖旨，卻早朝退，有文武都出內門來。見一輛四馬銀鐸車，金浮圖，茶褐傘，劉備叫冤屈三聲。車內官人問：「叫冤屈者何人。」劉備立在車前：「某是破黃巾賊先鋒劉備。」「如何叫屈聲冤。」劉備曰：「元帥下諸將，都有賞賜，加官赴任，唯有劉備諸軍，隨朝月餘，並無宣詔，軍兵盡皆餓散。」車中者乃皇親國舅董承，言曰：「又是十常侍官作亂，先鋒使且去內門外，等我復回奏帝。」約到兩個時辰，復出內來。「先鋒根我前來。」至國舅宅，請劉備茶飯，劉備躬身，叉手施禮：「上復國舅，不知元帥奏甚表章來。」「今日已晚，來日早朝，大臣商議與你官賞，來日聽聖旨。」劉備辭了，到本營中對諸軍將說知，大喜。

至次日，再去朝門外聽聖旨。有十常侍官將宣詔喚先鋒劉備聽聖旨。劉備拜罷，俯伏在地。「至長安多少時節不得官糧。」劉備曰：「三十七日。」「長安至定州幾程。若到定州，打算計幾日，都交打請在前拋下糧草，都交補訖。劉備赴定州附郭安喜縣尉，為太山賊寇極多，你將本部下軍兵鎮壓。」

【張飛殺太守】

劉備前去，至定州，禮上安喜縣，見州吏讀參榜：「定州官員，今有安喜縣尉謹參。」至廳前，才時施禮，有太守大怒，喝雲：「劉備休拜。」呼左右人捉住劉備，曰：「今破不盡黃巾賊，見在山野潛藏，討擄百姓。」太守問：「你這裡至長安近遠如何。違限半月有餘，你是拖酒慢功，嫌官小，故意遂慢。」劉備曰：「告太守，三千五百人，連小者約送一萬二千餘口，盡是推車擔擔，抱女提男，老弱不能急進。告大人寬恕，並不曾多請官糧。」太守怒，再問：「你如何先交軍兵來，老小在後。你休分說。」令左右人監下，取遲慢招伏。方欲落筆判狀，有左右勸元嶠：「看縣尉破黃巾賊功勞，權免杖罪。」令左右人：「遶廳拖三遭。」左右二官又勸了。太守喝：「縣尉，你歸本衙，在意勾當。」

劉備到衙，見關，張眾將，邀至前廳。置坐間，有張飛遂問：「玄德哥哥，因何煩惱。」劉備曰：「今某上縣尉，九品官爵，關，張眾將一般軍，前破黃巾賊五百餘萬，我為官，兄弟二人無官，以此煩惱。」張飛曰：「哥哥錯矣。徒長安至定州，行十日不煩惱，緣何參州回來便煩惱。必是州主有甚不好。哥哥對兄弟說。」玄德不說。

張飛離了玄德，言道：「要知端的，除是根問去。」去於後槽根底，見親隨二人便問，不肯實說。張飛問之，大怒。至天晚二更向後，手提尖刀，即時出尉司衙，至州衙後，越牆而過。至後花園，見一婦人，張飛問婦人：「太守那裡宿睡。你若不道，我便殺你。」婦人戰戰兢兢，怕怖言：「太守在後堂內宿睡。」「你是太守甚人。」「我是太守拂床人。」張飛道：「你引我後堂中來。」

婦人引張飛至後堂，張飛把婦人殺了，又把太守元嶠殺了，有燈下夫人忙叫道：「殺人賊。」又把夫人殺訖，以此，驚起衙內上宿兵卒，約近三十餘人，向前來拿張飛，飛獨殺弓手二十餘人，越後牆而出，卻歸本衙。

【張飛鞭督郵】

次日天曉，大小眾官請縣尉南商議，如何捉拿殺人賊。劉備情願根捉，即時申報朝廷得知。十常侍言：「這殺太守賊人，不是別人，多管是縣尉手內人殺了。」

朝廷發下使命督郵，姓崔名廉，御史臺走馬，前至定州館驛內安下。大小眾官來見使命，問：「使命有何公事。」督郵曰：「為殺了本處太守，以此差我來問您眾官人每，這裡有縣尉麼。」「縣尉在門外，不敢來見。」使命隨叫縣尉，縣尉引兵三百餘人，內有關，張，左右隨尉二三十人，來見使命，使命曰：「你是縣尉。」劉備曰：「然。」使命曰：「殺了太守是你麼。」劉備曰：「太守在後堂中，明有燈燭，上宿者三五十人，殺太守二十餘人燈下走脫者，須認得是劉備，那不是劉備。」督郵怒曰：「往日段珪讓被你弟張飛打了兩個大牙，是你來，今日聖旨差我來，問你殺太等之賊，前者參州違限，本合斷罪，看眾官面，不曾斷你，因此挾讎，殺了太守，你休分說。」喝左右人：「拿下者。」

傍有關，張大怒，各帶刀走上廳來，誑官各皆奔走，將使命拿住，剝了衣服，被張飛扶劉備校椅上坐，於廳前繫馬樁上，將使命綁縛。張飛鞭督郵，邊胸打了一百大棒，身死，分屍六段，將頭吊在北門，將腳吊在四隅角上。有劉備，關，張眾將軍兵，都往太山落草。

【劉備做平原縣丞】

朝廷得知，當日帝設朝，問文武百官：「如今見有破不盡黃巾賊，尚自極多，又反了劉備。若相合一處，怎生奈何。」有國舅董承出班奏帝：「陛下萬歲。今劉備不反，皆是十常侍官懸秤賣官，有財寶者做官，有功者無賞，陛下，若依小臣，劉備不反。」帝曰：「如何招安的劉備。」「今將十常侍等殺訖，將七人首級往太行山，便招安得那弟兄三人。」帝：「依卿所奏。」問：「誰人可去。」董承奏：「小臣願往。」

董承將七人首級，前往太行山去。見一彪軍兵，董承與軍兵打話：「我奉聖旨招安你，為十常侍等朝野內貪財好賄，懸秤賣富，以此誅殺。今將首級交你弟兄知者。又赦你殺太守，鞭督郵之罪，都在赦下。」劉備俯伏在地，聽訖赦書，劉備謝恩畢，便隨國舅人長安見帝。帝喜，賜賞加官，遷德州平原縣縣丞，左右二官賜賞畢。

【董卓弄權】

因此帝崩，即時立起漢獻帝為君，離了長安，前來東都洛陽建都。有宰相王允，蔡邕，丁建陽，帝當日設朝，王允出班奏帝：「有西涼府申報，有黃巾賊張，李四大寇，約三十餘萬，占了西涼府。」帝曰：「如何。」帝問王允：「誰人敢去。」王允奏曰：「宜董卓為元帥。董卓有萬夫不當之勇，身長八尺五寸，肌肥肉厚肚大，舉討王之作，上陣披重鎧，走如奔騎，坐綽飛燕，堪為元帥。手下有戰將千員，長有雄兵五十餘萬。」帝依所奏，宜董卓入朝，加官封職，封做太師，天下都元帥。

帝問董卓：「今有西涼府申報，黃巾賊約造三十餘萬作亂，誰人可破。」董卓奏曰：「小臣願往。」方欲興兵，忽聽得城內大喊聲，閉了城門，急點軍兵數千餘人，前街後巷，羅紋結角，軍兵都把了。見一人坐馬，將有如猛虎，蕩散軍兵，殺死者勿知其數，即漸添軍添將，添得極多，困住此人。太師高叫問何人，此人不語。百姓高聲皆叫：「這漢是丁建陽家奴，殺了丁丞相，騎自丁丞相馬待走，軍兵困住。」太師軍多將廣，以此拿住縛了，將入帥府來。

董卓坐定，遂問：「適來捉住者何人。姓甚名誰。」言道：「某乃姓呂名布，字奉先。」「你為甚街上持戟殺人。」方欲詢問，有丁丞相家人言：「此人不為別事，為丁丞相一疋馬，故殺了丁丞相。」董卓問：「這馬怎生好馬。」其家奴再覆：「這馬非俗，渾身上下血點也似鮮紅，鬃毛如火，名為赤兔馬。丞相道：『不是紅為赤兔馬，是射兔馬。旱地而行，如見兔子，不曾走了，不用馬關踏住，以此言亦免馬。』」又言：「這馬若遇江河，如受平地，涉水而過多若至水中，不吃草料，食魚鱉，這馬日行一千里，負重八百餘斤，此馬非凡馬也。」道罷，呂布言曰：「非為馬殺主公。」布曰：「屢長主公常辱我，以此殺了丁丞相是實。」

董卓見呂布身長一丈，腰闊七圍，獨殺百十餘人，如此英雄，方今天下少有。「正是用人之時，我免你，如何。」呂布言：「情願與太師過鞭墜鎧，拜太師為父。」太師大喜，遂放了呂布。

當日，太師領軍兵五十餘萬，戰將千員。左有義兒呂布，布騎赤兔馬，身披金鎧，頭帶獬豸冠，使丈二方天戟，上面掛黃幡豹尾，步奔過騎，為左將軍。右邊有漢李廣之後李肅，帶銀頭盔，身披銀鎖甲白袍，使一條丈五倒鬚悟鉤鎗，叉弓帶箭。用武者有大夫李儒，用武者有呂布，李肅，三人輔佐董卓。

董卓領軍到西涼府，一鼓而收，招安到四大寇張，李等大軍三十餘萬，前來東都洛陽。約離洛陽西北二十餘里，差夫修城一座，號曰梅陽城。令張，李屯住軍兵，打請官糧。董卓作亂，常有謀漢天下之心。董卓問李儒：「今四大寇離了西涼府，誰可把西涼府。」李儒言：「有太師女婿牛信可去。」太師叫牛信將十萬軍往西涼府鎮守去訖。

卻說漢獻帝於後殿中默詔國舅董承。承至，獻帝聖旨：「今有董卓弄權，如之奈何。」董承奏曰：「我王詔天下諸侯，我王往長安建都，令天下諸侯併殺董卓，以此天下太平。」帝問：「誰人可去。」臣手下有一人典軍校尉，那人可去，有心膽。若幹了這大事，可為元帥，詔冀王袁紹，以鎮淮王袁術，監軍使長沙郡王太守孫堅。」

有一人至階下，山呼萬歲罷，帝問：「卿姓名。」「某姓曹操，字孟德。」獻帝觀這漢，可敵二十個董卓。今漢天下無計奈何，須用此人。獻帝賜賞曹操參軍使：「若大事畢，加做天下都元帥，你在意勾當，若卿獲功者，加卿為左丞相。」

曹操辭帝出城，會天下諸侯前至定州見太守公孫瓚，正行之次，見裡埃整齊，橋道平正，人煙稠密，牛馬繁盛，荒地全無，田禾多有。曹操呼一農夫問：「此乃何方。」農夫言曰：「啟告官人，此處是德州平原縣界。曹操驚問農夫：「此處縣官是誰。」農夫曰：「縣令不管事，只有縣丞管事。」問：「縣丞是誰。」農夫曰：「是往日破黃巾賊的劉備。」曹操大驚：「會得天下諸侯，此處有斬董卓的劊子。」

曹操三十騎馬往縣衙門外，有左右人報玄德。門吏曰：「今有漢天使在衙門外。」懸官火速出迎使命。眾官迎至衙內，到廳上坐定，參拜禮畢，各坐筵筵宴，酒行數巡，操曰：「我奉聖旨，宣天下二十八鎮諸侯。今有董卓弄權，長有謀漢天下之心，宜眾諸侯保駕定天下，破董卓，及有呂布，李肅，各有萬夫不當之勇，無人可敵。因宜滄州宣橫海郡韓福，經過平原縣，卻聞玄德公在此，特來相謁。玄德公休阻，看漢天下面，若玄德公到虎牢關，破了董卓，呂布，操保薦玄德公封萬戶侯，入相府院。」

曹操執盞進與劉備，備言曰：「小官武藝不會，弓馬不熟，恐失國事。」傍有張飛言曰：「哥哥自從桃園結義，共破黃巾，圖名於後。今國家正是用人之際，隨眾諸侯到虎牢關，與董卓，呂布交戰。托賴皇帝狹福，殺了董卓，呂布，落得凌煙閣上標名，強如平原縣為宰，得個腰金衣紫，蔭子封妻。哥哥若不去，小弟張飛願往。」曹操應聲而謝，宴罷，曹操再三囑付：「張將軍許了去也，若遲到，必交使命來請你三人也。」曹操辭別上路。

玄德歸宅，與二弟評議，言曰：「咱去，不爭到那裡卻不用咱，何處歸止。」張飛言曰：「弟兄放心，我獨自去破董卓，誅呂布。」玄德曰：「侯有使命卻去。」

卻說獻帝在洛陽，為君懦弱。太師董卓弄權，身重三百斤，有篡國之心，帶劍上殿，文武皆懼。倚手下義兒呂布，白袍李肅，四盜寇，八健將，常欺壓天下諸侯。

卻說譙郡太守曹操，再入朝見帝。見董卓氣勢欺人，越有不忿之心。朝罷，曹操再奏帝商議，暗行密詔，會天下諸侯於虎牢關前，共破董卓。詔約中平五年三月三日，眾會虎牢關前。即便詔行天下諸侯，可早到於關前。

長沙子弟最為先，長沙太守孫堅，先到關前。青州袁譚不至。天下軍馬都在關前，關少糧草。曹操因催糧，就催青州袁譚去，數日，前至平原縣見玄德，禮畢，操曰：「諸侯都在虎牢關，三將軍若何。」玄德不語，張飛曰：「看漢天下無主，殺太師賊臣，再扶漢室。」先主方許。操曰：「冀王袁紹為元帥，三將軍可以將書與袁紹去。」丞相即便修書付與先主。曹公別了，一去青州。

卻說關，張，劉備三人，點手下三千雜虎騎，選日登程，望西南上行。在路數日，前至虎牢關，相離大寨五七里下帳。至次日，三人整頓了衣裝，先深觀元帥至轅門。

卻說冀王袁紹會集諸侯，帳上問曰：「今漢室無主，賊臣弄權。獻帝在洛陽，為君懦弱，董卓在虎牢關有百員名將，為首者溫侯呂布，身長九尺二寸，使方天戟，無人可當。您眾諸侯，如何定計，誅殺賊臣，報答朝廷，圖名於後。」眾官無語。

忽聽得寨門外鬧，門吏報曰：「轅門外有三將軍來見。」冀王速今叫至當面，眾官皆觀。為首者一將，面如滿月，耳過垂肩，雙手過膝，隆準龍顏，乃帝王之貌。左手下一將，身長九尺二寸，是蒲州解良人也，姓關名羽，字雲長，右手下一將，幽州涿郡人也，姓張名飛，字翼德，豹頭環眼，燕頰虎鬚。冀王問曰：「三將軍何人也。」先主曰：「無能幽州涿郡大桑村人也，姓劉名備。見任平原縣令。」冀王曰：「是綠袍槐簡。」先主曰：「然，因譙郡太守路過，留書與備，敬來關前，共破董卓。」冀王大喜。

先主取書與袁紹，袁紹看書畢，遂問眾諸侯：「此事如何。」帳上一將，振威而叫曰：「諸侯會合虎牢關下，剋日斬賊臣董卓，呂布。」眾官觀是長沙太守孫堅。宋文學曰，關前誅董卓，何用綠衣郎。」眾官聽道，皆喜。冀王又問，眾官皆不語。

三將辭冀王出寨東北五七里，到於本寨。張飛言曰：「倘若在平原，豈受他人患。」來日天曉，又見袁紹，眾官又不喜，三將復回。來日上路，直去平原。約行數里，迎見曹操，實說其事。曹操笑曰：「趕我復回。倘破賊臣，建立大功，何官不做。」來日軍回，到袁紹大寨。

後二日，曹操寨內言：「蕭何三薦韓信，興漢四百餘年。」冀王排筵會，語曹丞相同諸侯。正宴之次，人報虎牢關有溫侯呂布搦戰。冀王問曰：「誰人敢與呂布決戰。」言未盡，見一將出，認得是徐州大守陶謙手中步隊將曹豹。自言：「我與呂布決戰，要捉呂布。」眾皆喜，上馬對陣，呂布捉曹豹。沒一個時辰，敗軍回言：「溫侯一合捉了曹豹。」冀王大驚。又有人言：「卻放回曹

豹來也。」曹豹入寨，眾官問，說呂布其鋒不可當，言：「呂布只待捉十八鎮諸侯。」眾官無有不憂者。

至次日天曉，探事人告曰：「呂布將三萬軍下虎牢關搦戰。」冀王問眾官：「誰與溫侯決戰。」言未盡，有長沙太守孫堅引軍出馬，與呂布對陣交馬，都無三合，孫堅大敗。呂布趕入大林，呂布發箭斯孫堅。孫堅便金蟬脫殼計，孫堅卻將袍甲掛於樹上走了。呂布將孫堅的頭盔戰袍，使健將楊奉上虎牢關與太師董卓去。正行之次，路逢張飛，奪了頭盔戰袍。

【三戰呂布】

至天明，張飛至袁紹大寨，轅門下馬，先見先主，關公。翼德言曰：「孫堅言咱門是貓狗之徒，飯囊衣架。」先主曰：「他為長沙太守，我是綠衣郎，豈能為他爭氣。」張飛笑而叫曰：「大丈夫死生不顧，圖名於後。」先主，關公勸不住。張飛直至冀王帳前，張飛獻頭盔袍甲與冀王。太守孫堅，眾官不語。聲若巨鐘：「前者太守言我皆為貓狗之徒。呂布下關，太守棄袍得脫。」孫堅聞之大怒，推張飛欲斬，諸侯皆起。有冀王袁紹，荊王劉表，譙郡太守曹操告曰：「呂布之勢不可當，若斬張飛，誰破董卓。」孫堅不語，張飛自言：「若呂布下關，我兄弟三人，必斬家奴。」眾官皆喜，張飛得脫。

第三日，呂布又搦戰，眾諸侯出寨與呂布對陣。張飛出馬持槍。張飛與呂布交戰二十合，不分勝敗，關公忿怒，縱馬輪刀，二將戰呂布。先主不忍，使雙股劍，三騎戰呂布，大敗走，西北上虎牢關。

【張飛獨戰呂布】

次日，呂布下關叫曰：「大眼漢出馬。」張飛大怒出馬，手持丈八神矛睜雙圓眼，直取呂布。二馬相交三十合，不分勝敗。張飛平生好廝殺，撞著對手，又戰三十合，殺呂布緋旗掩面。張飛如神，呂布心怯，撥馬上關，堅閉不出。呂布使四盜寇緊守其關。四人者，李傕，郭汜，張濟，樊稠四人。

【王允獻董卓貂蟬】

卻說董卓太師洛陽邀駕，西入長安。帝坐萬安殿，命太師設宴。至晚，帝亦帶酒，歸後宮。董卓見四妃，以言相戲。有宰相王允不忿之心，密言曰：「漢天下無主也。」

王允歸宅下馬，信步到後花園內小庭悶坐。獨言：「獻帝懦弱，董卓弄權，天下危矣。」忽見一婦人燒香，自言：「不得歸鄉，故家長不能見面。」燒香再拜。王允自言：「吾憂國事，此婦人因甚禱祝。」王允不免出庭問曰：「你為甚燒香。對我實說。」說得貂蟬連忙跪下，不敢抵諱，實訴其由。「賤妾本姓任，小字貂蟬，家長是呂布，自臨洮府相失至今，不曾見面，因此燒香。」丞相大喜：「安漢天下，此婦人也。」丞相歸堂，叫貂蟬：「吾看你如親女一般看待。」即將金珠段疋與貂蟬，謝而去之。

後數日，丞相請太師董卓筵會，至天晚，太師帶酒，見燈燭燦煌。王允令數十個美色婦人，內簇貂蟬，髻插碧玉短金釵，身穿縷金絳綃衣，那堪傾國傾城。董卓大驚，觀移時，自言：「吾室亦無此婦人。」王允教謳唱，太師大喜。王允曰：「關西臨洮人也，姓任，小字貂蟬。」太師深顧戀，丞相許之。宴罷，太師亦起。

至來日天曉，宰相白思：「我食君祿為相，今定計再安漢室，如我不成，我死者圖名出。」即便請呂布赴會。筵宴至晚，丞相又使貂蟬上筵謳曲。呂布視之，自思：「昔日丁建陽臨洮作亂，吾妻貂蟬，不知所在，今日在此。」王允把盞言曰：「溫侯面帶憂容，不知何意。」呂布欠身具說。丞相大喜：「漢家天下有主也。」丞相再言：「不知是溫侯之妻。天下喜事，不如夫妻團圓。」又言：「老漢亦親女看待，選吉日良時，送貂蟬於太師府去，與溫侯完聚。」呂布大喜，天晚告歸。

都無五七日，使丫環侍女，駟馬重重，送貂蟬於太師宅內。中平七年春三月三日，太師正然坐間，人報曰，宰相王允，駟馬重重，不知送甚人來。」太師急出，遂邀王允於正堂，自言：「莫非貂蟬麼。」允曰：「然。」太師令人置酒。王允言曰：「今有小疾，不敢久停。」辭太師去。

【呂布刺董卓】

當夜天晚，董卓與貂蟬飲酒，董卓是一酒色之徒，前後二日，呂布因自曲江回來，到宅前下馬，有八健將皆散，當夜天晚，溫侯聽宅中有樂音遼亮，遂問左右人：「為何。」眾人具說：「丞相一婦人，乃貂蟬也。」呂布大驚，行至廊下，無由得見。猛然見貂蟬推衣而出，呂布大怒：「逆賊在於何處。」貂蟬曰：「已醉矣。」呂布提劍入堂，見董卓鼻氣如雷，臥如肉山。罵：「老賊無道。」一劍斷其頸鮮血湧流，刺董卓身死。

呂布連忙出宅，奔走於丞相宅內。王允急問：「為何。」呂布具說其由。丞相大喜曰：「溫侯世之名人，若不殺董卓，漢天下危如累卵。」說話間，門人報曰：「外有李肅提劍來尋呂布。」丞相火速出宅，見李肅至曰：「呂布殺了太師身死，我若見呂布，碎屍萬段。」王允曰：「將軍錯矣。今漢天下四百餘年，爾祖李廣扶持漢室。今董卓弄權，呂布除之，爾言殺呂布，天下罵名，不類爾之上祖，可以除昏立明，是大丈夫也。」李肅擲劍在地，叉手曰：「丞相所言當也，請溫侯說話。」二人相見，呂布具說董卓無道，李肅大怒：「吾不知其是。」

呂布遂辭王允歸於宅內，門人報曰：「殿前太尉吳子蘭引軍一萬，圍了宅也。」呂布自思：「長安不可久住。」點八健將同三萬軍，奪東門而出。太尉吳子蘭趕上，前有萬軍攔住，乃至死者董卓四元帥李傕，郭汜，樊稠，張濟等罵：「家奴。」無言可對，溫侯撞過陣。

前至潼關，有譙郡太守曹操攔住，使兩軍相擊，呂布奪關而出。東行數里，前有睢陽，太守郭潛言：「溫侯休入城來，與你金珠。」呂布東北而進，數日，見桑麻地土特別，呂布問：「此處是那裏。」有人告曰：「是徐州地面。」呂布問：「徐州太守何人也。」言：「有老將陶謙臨死，三讓徐州與玄德。」呂布自思「虎牢關下深結有冤。」又思：「吾無置錐之地。」傍有陳宮言曰：「關，張，劉備，俱虎之將。」溫侯不語。陳宮又言：「劉備仁德之人，溫侯可以寫書與玄德。」

呂布即時寫書入人徐州見玄德。玄德邀陳宮坐。陳宮將書與玄德。看書中之意。

辱弟呂布頓首拜上徐州牧玄德公將軍麾下。即辰孟夏清和梅雨初晴。伏惟臺侯動止遷加虎帳悠治，仰勞神明護佑。自虎牢關一戰，非呂布之罪，皆董卓之過。自知負罪，有掛下懷。本合詣闕屏參見，少酬往日過愆。長安以來，人困馬乏，不能前進。倘蒙恕責，不勝幸甚。比及相會，善保尊顏。不宣。

【呂布投玄德】

玄德讀了書，甚喜。酒食管待陳宮畢，宮辭了去。有一將出告玄德，乃是簡憲和：「告主公，不聞臨洮丁建陽太守，呂布叫為父，因為赤兔馬殺了丁建陽。前者長安，為貂蟬誅了董卓。先自關，張二將軍不在城中。若呂布心變，奪其徐州，奈何。」先主曰：「呂布雖則不仁，今無牙爪，又將書哀告，權於城中略歇。」眾官勸不住。

來日天曉，先主使鼓樂邀呂布入城，至大衙塞會數日。玄德拜呂布為兄，誑殺眾官。簡憲和慌速使心腹人暗勾關，張入城。

來日天曉，玄德二弟與呂布相見。前後數日，呂布問眾官：「自西出潼關，亦無置錐之地。」陳宮曰：「溫侯不聞，天分九州，徐州乃上郡也。是興王之地。若得徐州，今觀天下易可也。」呂布笑曰：「有意圖徐州，玄德於我甚厚，又關，張二將，乃虎狼之將，倘若不的如之奈何。」

數日，呂布，玄德坐間，先主言曰：「奉先亦無住處，不是兄弟拙見，西北八十里有小沛，可以屯軍養銳，若何。」呂布甚喜，當日辭先主，引本部軍兵前去小沛。

【張飛摔袁襄】

前後半載，有人告先主：「南四百里地有壽春袁術，使太子袁襄引兵取徐州。」先主即時使張飛為接伴使，南迎袁襄。約行三十里地，有一亭，名曰石亭驛，接自袁襄。二人相見，禮畢，張飛置酒，三盃酒罷，袁襄言徐州事。張飛不從，慢罵：「玄德織席編履村夫。」張飛大怒罵：「我家兄祖代帝王之子，漢景帝十七代玄孫，乃中山靖王之後。你罵織席編履村夫，毀我家兄。諒爾祖

乃田夫之人。」張飛即時便還，袁襄欲打。張飛拿住袁襄，用手舉起，於石亭上便摔，左右眾官不勸，逆摔殺袁襄。

跟從人皆回，無數日見袁術，術哭曰：「頗耐張飛。」即時使大將紀靈，將三萬軍取徐州，先主留張飛權徐州，先主，關公並眾官等，南迎紀靈，前後一月不回。

【曹豹獻徐州】

卻說張飛每日帶酒不醒，不理正事。有左右二官曹豹，慢罵死者陶謙：「徐州何不吩咐與我，卻讓與劉備。劉備南迎紀靈戰事未定，卻交小兒權州，百姓皆有怨心。」曹豹誘勸張飛，張飛不從，又罵張飛。張飛大怒，言：「我弟一與國家出力，家兄已得徐州，一權為正。」鞭撻曹豹。曹豹到東宅，自思一計，可報其冤。使女婿張本，私地修書，前去小沛見呂布。亦酒食待之，又與金珠。張本復回，呂布問眾官：「此事如何。」陳宮曰：「玄德南迎紀靈，張飛每日帶酒。」

溫侯引軍到徐州，頃刻，曹豹獻了西門，呂布入城。張飛大醉，人告曰：「夫人來也。」乃玄德之妻。夫人曰：「小叔，您哥哥南破紀靈，輸贏未知，你卻每日帶酒。若徐州有失，怎生奈何。」張飛言曰：「誰敢正觀徐州。」言未盡，忽聽得喊聲振地。有人報與張飛，言：「曹豹勾引將呂布入城來。」張飛大驚，夫人仰面而哭。張飛上馬與呂布交戰，混鬥到曉。張飛奪門而出，有南二百里地，見先主具說其事。關公大怒張飛。

先主來日班師回軍，離徐州約二十里地下寨，玄德又言：「我妻兒為呂布所殺。可以寫書見呂布，可保家族。」即修書使簡憲和持書入城與呂布。呂布看書中意，劉備願棄徐州，卻於小沛閑居。呂布大喜，遂將糜夫人並太子阿鬥出城見玄德。玄德即引眾軍前去小沛閑居。

有人報曰：「紀靈領軍三萬來要徐州。」紀靈乃袁術之名將也。先主即領軍在西下寨，紀靈在南下寨，待困徐州。呂布亦領軍出城在東下寨。呂布寫書與紀靈，劉玄德：「刻日排宴，請你兩家。」

呂布向付高處幾帳而坐。筵會罷，呂布言：「漢帝懦弱，天下未寧。壽春袁術可守東鎮。徐州陶謙在時，本讓與玄德公。袁術以近，要徐州。吾今解您兩家之危。」令人向南一百五十步築立方天戟。呂布曰：「我發一箭，可射戟上錢眼，若射中，兩家各罷戰。若不中，紀靈亦班師，如不班師，我助玄德殺紀靈。若玄德軍不回，吾助紀靈殺劉備。」二將皆從，呂布發箭。

【詩曰】

一箭功成定太平，雄兵三萬罷戈庭。

當時驍勇無人及，致使清名後世稱。

呂布一滿射中金錢眼，紀靈回軍。先主排宴，管待呂布三日，卻歸小沛，呂布歸徐州。

【張飛三出小沛】

前後半載，當日，先主坐衙，門吏報曰：「有父老告言，賊寇極多。」先主使關，張二將收捉賊寇去。張飛引一千雜虎騎，去小沛正東二十里，到一林前下馬待坐。左右人將酒與張飛把盞，笑曰：「吾愛者美醞一飲而竭，靠樹而睡。約二更前後，聽得正東下鈴子響，令人告張飛，張飛上馬，直東沒三里地，有一千軍，有一頭目，押著筐袋箱籠，不知其數。翼德曰：「是賊也。」被張飛大叫一聲，喊散眾人，奪了錢物。侯成曰：「我乃溫侯使我燕京買馬去。」張飛不信，使小軍監押入小沛城裡。見先主，侯成告曰：「是溫侯買馬的錢物。」先主觀了大驚，罵張飛：「此物皆呂布之物。」先主，關公待送張飛徐州，獻與呂布，又思桃園結義。

數日，呂布領三萬軍並八健將離小沛二十里下寨。來日呂布引軍至城，與玄德打話，只言道要張飛。先主不從，關公言曰：「張飛安喜時鞭督郵，軍去大半，為賊三載。前者失了徐州，皆爾之過。今又奪呂布錢物，又是爾之過。」張飛大怒，上馬曰：「敢死者隨我來。」三十八騎馬打過陣。

約行二十里，至一大林下馬，翼德曰：「失了徐州，今小沛又危，我之過也。倘若無功，羞見二兄。」張飛又言：「呂布長安犯罪，東出劍關，走於徐州。近知曹操奉聖旨，引十萬軍，百員名將，屯於睢水，根捉呂布。俺同十八騎赴睢水見曹公，借軍破呂布。」上路數日，到於睢水，見曹操具說其事，借軍救二兄。操曰：「玄德自虎牢相別，至今不相見。爾言借軍，未知真假。」張飛曰：「丞相道底是。卻回二兄處取書去。」不辭曹操，便上馬，引十八卻投小沛來。見呂布鐵桶相似，張飛著力殺上血湖洞入去，到於城中。二兄問曰：「前數日兄弟何處去來。」翼德具言：「前日打過陣去，到待曹操在睢陽來救去來。」先主大驚，問：「不曾借的軍來。」飛曰：「丞相道無憑驗兄弟卻來取書。」先主即便修書，付與張飛。

至次日，張飛又引十八騎，復出與呂布交戰。呂布曰：「賊將反覆數遭，必求救軍。」溫侯當不住，張飛引十八騎撞出陣去。數日，到曹操大寨。丞相聽的大喜無限。張飛將書與曹公。有書中曰：

「辱識劉備頓首拜上丞相麾下，即辰仲秋，伏惟臺輔動止遷加，不避威嚴僭申微悃，令有反賊呂布，誅董卓，走離長安，龔徐州，又圍小沛。奈備兵微將寡，壕淺城低，有倒懸之急，繫卵之危。專令張飛持書遠見，倘蒙大造特為解圍，非惟劉備蒙恩，抑且生靈受惠。生擒呂布，上見太平。伏乞鈞照，不備。」

曹操讀罷書，歡喜無地。又言：「張飛勇冠天下，吾手下官員，皆不似翼德。」丞相又言曰：「張飛白身車騎上將軍，吾東征呂布，倘若還朝，交你正受也。」令賜酒肉與張飛同十八騎軍卒，令人擔酒出寨。東南帳裡，二將皆出，內中一人叫張飛，下馬同見，二人相見，甚喜。曹公，乃是夏侯敦也。見丞相：「北救小沛，誰作先鋒。」就便立夏侯敦為先鋒。

【水浸下邳擒呂布】

無二日，丞相拔寨皆起，前後數日，到小沛。呂布軍來迎，夏侯敦出與呂布戰，無數合，呂布詐敗，夏侯敦急趕，呂布發箭，正中夏侯敦左眼。夏侯敦落馬，拔箭。夏侯：「父精母血，不可棄之。」其目睛一口噉之，上馬再戰。呂布言：「此人非常人也。」呂布大敗，夏侯敦回離寨七里，又見張飛用兵，忙合夏侯敦回見曹操。曹操用金鏃藥治之。

又三日，呂布又搦戰。張飛與呂布約戰到三百餘合，不分勝敗。有小沛先主，關公與眾官一千雜虎騎，殺呂布大敗，東走徐州離城十里，聽得前面鬧，人告溫侯，前有敗軍，內有貂蟬來見溫侯，淚不成行，言：「曹操使許褚占了徐州。」呂布自思：「徐州已失了，有曹操，兼有劉備，關公，張飛，其軍盛多。」呂布東走下邳，至城內，數日不出。人告呂布：「又來也。」問眾言畢，有陳宮言曰：「溫侯分軍兩隊，西北八十里有羊頭山，據險之地。溫侯在下邳，陳宮在羊頭山倘若曹兵打下邳，陳宮可保。倘若曹公打羊頭山，溫侯可保。」陳宮曰：「孫武子曾言，張飛之勢，吾亦不可敵。」呂布曰：「陳宮言者當也。」

呂布在於後堂見貂蟬，呂布說與貂蟬哭而告曰：「奉先不記丁建陽臨洮造反，馬騰軍來，咱家兩口兒失散，前後三年，不能相見。為殺了董卓，無所可歸，走於關東，徐州失離，曹操兵困下邳，倘分軍兩路，兵力來續，若又失散，何日再睹其面。」貂蟬又言：「生則同居，死則同穴，至死不分離。」呂布甚喜：「此言是也。」溫侯每日與貂蟬作樂。有人告曰：「曹公兵至，城緊急。」呂布如無相顧，眾將不能勸。

數日，當夜四更前後，有人拍窗而叫曰：「下邳有失也。」溫侯披衣而出，覩見健將陳宮，說：「曹操開沂，泗兩水，圍了上邳城也。」至天明，眾官隨呂布上城，又說：「前者獻計分軍兩隊，保下邳，溫侯不從，今曹相水困下邳，無計可料。」溫侯不語，下城入衙，每日與貂蟬作樂，眾官皆忿恨。

【侯成盜馬】

前後半月，忽一日，見數人揭簾而入，呂布認得是陳宮，侯成，張遼等。內有侯成言與呂布：「自臨洮相逐，到今數載，尚無立錫之地。外有曹相，劉備，兩軍勢甚。兼沂，泗兩河浸下邳，糧食闕少，遲疾困破下邳，眾人皆死。溫侯每日與貂蟬作樂。」呂布笑曰：「來者曹操，劉備，豈不識我，如城破，沂泗兩河，吾有馬名赤兔，我與貂蟬坐騎而去。馬能越塹，與貂蟬浮水而出，吾

何懼哉。」內中一人高叫罵：「呂布出身寒賤，自言卻與貂蟬浮水而去。我兵將及三萬，城內百姓約三萬戶若何。」言未盡又罵，呂布覷是侯成。言：「推轉交斬。」眾官勸，得免性命，打三十棒。呂布歸堂，眾官皆散。

前後三日，眾官尚自不捨，侯成帶酒罵呂布。當夜直至後院。見喂馬人大醉，侯成盜馬，至於下邳西門，見健將楊奉言：「侯成盜其馬。」被侯成殺了楊奉，奪了門，浮水而過。約至四更，關公巡綽侯成，得其馬。天明見曹操，具說其事，曹相大喜。

卻說呂布正與貂蟬對坐，有人告侯成盜其馬，呂布大驚，又言：「殺了楊奉，投了曹操，如之奈何。」眾官不語。

【張飛捉呂布】

無數日，曹操使上前板堰住水，下開一道河，把水放盡，使沙石草木填了城壕，立起砲石打城。曹操行軍搦戰，呂布騎別馬出門迎敵，與夏侯敦交馬詐敗，呂布奔走，曹操引眾皆掩殺，伏兵並起。呂布慌速西走，正迎關公。呂布有意東去下邳，正撞張飛。

【曹操斬陳宮】

眾將拿住，把呂布囚了。曹操使人高叫八將棄眾官等都來受降。曹操班師入寨，升帳而坐，問眾官，令人將呂布，陳宮，執於當面。問陳宮曰：「爾先歸我，後投公孫瓚，又私遁投呂布，今事失，如何。」陳宮笑曰：「非某之過。先投丞相，常懷篡位之心，後見公孫瓚為事外訛，再投呂布，怎知賊子反亂。今日被捉，惟死者當也。」操曰，免你如何。」陳宮自言：「不可，先投公孫瓚，又歸呂布，再投丞相，後人觀我無義，自願就死。」

丞相言：「當斬陳宮，放其家小。」陳宮高叫：「丞相錯矣。」倘留其子，必遺後患，惟母與妻，願言寬恕。」曹操令斬訖，留其母妻。

【白門斬呂布】

再令推過呂布至當面，曹操言：「視虎者不言危。」呂布覷帳上，曹操與玄德同坐。呂布言曰：「丞相倘免呂布命，殺身可報。令聞丞相能使步軍，某能使馬軍，倘若馬步軍相逐，令天下易如翻手。」曹操不語，目視玄德。先主曰：「豈不聞丁建陽，董卓乎。」

曹操言：「斬，斬。」呂布罵：「大耳賊，逼我速矣。」曹操斬了呂布。

可憐城下餐刀日，不似轅門射戟時。

斬了呂布，安了下邳。曹操深愛降將張遼。

劉備，關羽，張飛，丞相每日與玄德攜手飲酒，有意待用先主扶佐之心。怎見得，有詩為證，

【詩曰】

雙目能觀二耳輪，手長過膝異常人。